

与晚报结缘

□侯凌肖

近日,浏览“菏泽市作家群”平台信息,一则“邀您讲述我与牡丹晚报的故事”征文信息,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此时,也勾起了我和牡丹晚报结缘的回忆……

1999年11月6日,在鄄城县宣传部曹主任的引见下,牡丹晚报的两名记者,前来采访鄄城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刘维亭。中午,我作为总公司政工科科长,陪同采访和招待了两位记者。

那天,我与牡丹晚报两名记者虽初次接触,但印象却十分深刻:一名记者高高的个子,西装革履,风度翩翩,文质彬彬;另一名记者中等身材,脸膛消瘦,十分健谈。当采访完刘总后,已是中午12点多,在我们的一再挽留下,中午安排了简单的午餐。对于一向热爱文学的我,在席间,自然与两名记者相谈甚欢。请教和探讨最多的是文学修养和创作。聆听他们的教诲,大有

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之感,所以很有收获。

临别时,两名记者鼓励我坚持业余写作,希望我经常关注牡丹晚报,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,为晚报提供稿件。最后,我们互相留下了联系电话。

时隔不久,记者采写的《勇立潮头唱大风,奋力拼搏铸辉煌——记山东“富民兴鲁”劳动奖章、鄄城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经理刘维亭》一文,在牡丹晚报上发表了。这篇写实性专访,总公司作为企业沿革发展的重要文史资料,存入了文秘档案中。

在两名记者的不断支持鼓励下,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,此后的几年里,在牡丹晚报上发表了若干篇(首)散文、诗歌等作品。在2000年牡丹晚报举办的“赛布罗”杯文学大奖赛中,我写的诗歌《织春》,曾荣获了一等奖。在此激励和鼓舞下,我业余写作的热情更加高涨了。正是那些年,我与晚报记者们书信来往比较频繁,通过一封封书信交

流和稿件的邮寄,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得到了提升,从而也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

自结缘牡丹晚报之后,近二十年来,在我的提议下,公司每年都要订阅几份牡丹晚报,供公司科室人员传阅。我自然也成为牡丹晚报的铁杆“粉丝”,那时,我是每报必读,每版必看,并且收藏了20余摞牡丹晚报,那一摞摞“精神财富”,让我欣慰、陶醉和感动。通过牡丹晚报这一纸媒,我又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写作精英和文学爱好者,聆听作家们的教诲,受到了很多启发和教育,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水平,可谓受益匪浅。近几年来,我在牡丹晚报上发表了诸如:《牛屋》《记忆·过年》《母亲的磨坊岁月》《父亲的柴油炉》《母亲熬的腊八粥》《母亲的叮嘱》等近40篇散文作品,收获颇丰,我的生活也变得充实起来。我深深地感到,正是结缘牡丹晚报,使我收获了很多喜悦



和感动,也收获了硕果和友谊。因此,牡丹晚报是我的良师益友,是我心灵的栖息地,也是我的精神家园。

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我衷心祝愿牡丹晚报越办越好,我将与晚报结伴而行,继续见证晚报的精彩与辉煌!



如今,在我住房的楼梯间,还珍藏着30多年前大学毕业捎回来的4把暖壶。

前些年,每逢节日卫生大扫除,妻子都会嘟囔:这些暖壶谁还用?一直放着它干嘛?扔了吧。我总是慌忙制止:一定要放好,这壶里有故事。一见到它,我似乎又能回到美好的大学时代。

由于我在新闻写作上有点小名气,1984年4月被调入报社,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过了半个多月,上级有关部门要定向招收一批学生,主要是为没有学历的新闻记者们补上这一缺憾。一个报考名额下到报社后,领导想到了我,并鼓励说一定要珍惜这次不可多得的报考机会,争取考上。但报社眼下人手少,工作多,只能业余时间复习迎考。由于我调到报社的记者部,没有练兵就成了主力,采访和工作任务很繁重,又通宵达旦攻读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五门考试内容,我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。一天晚上,妻子去酒厂上夜班,我一个人在家学习,由于用脑过度晕倒了。幸亏父亲和母亲来到我家里找我有事,发现我昏睡不醒,急忙大声呼喊。

应该说是上天的眷顾,1985年7月的高考,我竟然榜上有名,被南京师大新闻系录取。已经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了,我还难以相信这是真的,是不是在做梦?

为了多学东西,上大学后

四把暖壶

□陈 奇

我拼命学习。入学伊始,早中晚三餐后,我都是提着一壶水就向教室里赶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,时常是我一个人在看书学习。我们班有几位走读生,他们吃完饭就往学校赶,见我的课桌旁总是放着暖壶,便自带水杯到我这里讨杯水喝。我总是站起身热情地为同学们添茶叶,又为其斟水。老师走上讲台上课了,看到他们讲课讲得口干舌焦,却喝不上口水,我心中不安起来:老师讲课更需要喝水呀?

下课后,我匆匆走进学校小卖部,又买了一把暖壶、水杯和档次高一些的茶叶。班主任魏凤娥老师走上讲台上课时,发现面前的讲桌上,绿油油的茶叶还在刚刚斟上热水的崭新水杯里上下沉浮,一把新暖壶也在讲桌一旁的地面上放着。她先是一惊,接着两眼放光,轻轻摸了一下热乎乎的杯子,深情地望着全班的学生轻声说:“谢谢同学们,从这杯茶水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求。”看到这感人的一幕,我心里暖暖的。

后来,随着课程开得越来越多,讲课的老师也多起来了。我为老师们买的茶杯也从一两个逐渐增加到八九个。为

防止老师们相互用错,我又一贴上“x老师专用”的纸条。由于为老师配的茶杯较多,我不得不加强管理。每一位老师下课离开教室后,我就把他的杯子刷净放在桌橱里,而按照课程表把应该上课老师的茶杯取出来,沏茶以待。如此循环往复,从不停息。

就这样,我们班级无论哪位老师走上讲台,都有浸满茶香、散发着热气的水杯早已在恭候着他。

再说课间休息时喝水的同学也越来越多。原来的两个暖壶提水,已远远不够师生们喝了。于是,我又买了两把暖壶。每次下楼提水两只手各提两壶,一口气上四楼,虽累得气喘吁吁,可觉得老师和同学们因我而喝上水,无口渴之忧,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就这样,我慢慢地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心目中的“义务茶水供应员”。可就在我走进大学才一个来月的一天傍晚,突然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,说我的岳父不幸因病去世了,让我火速回家。我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,马上向老师请了假,星夜启程。

当我千里迢迢从家归来,

前后虽仅三天时间,可班里同学们见了我都说:“你这一请假可麻烦了,同学们喝不上水事小,老师们在讲台上也看不到他们熟悉的写有自己名字的茶杯了。教文学理论的吴老师在其他班级讲课,讲得口渴了到我们班里来找水喝没喝上,问同学,陈奇呢?当得知你请假回家了,吴老师喃喃地说,陈奇不在,水也就没了。”听同学们说到这里,我遗憾极了,身上直冒汗,都怨我走得大匆忙,没来得及安排其他同学代我尽供水之责。有了这一次教训,在整个大学期间,无论是酷暑盛夏,还是三九寒冬;无论是狂风暴雨,还是大雪纷飞,我虽然也身上患过病,脚上长过疮,走路一瘸一拐过,可老师讲台上的水杯总是热茶满满。我手里的4把暖壶每一天都在掂上掂下,从来没有停息过。

大学毕业时,我们班的班主任魏凤娥老师在离校的一队队、一群群毕业生中终于找到了我。一阵紧紧握手后,她让我从提包里找出人手一本的《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纪念册》,她掏出笔来,在册子里挥笔写下四个大字:堪称吾师!

如今,30多年过去了,每看到这4把暖壶,再摸摸那因长时间掂水而被磨得滑溜溜的把手,我似乎又回到了大学的课堂里: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又口渴了吧,我还想继续为您提水倒茶。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咏月季

□王占魁

谁道花无十日红,
此香月月沐春风。
含苞巧削胭脂笔,
绽蕊细琢玉晶莹。
艳超桃李尊姐妹,
友结寒梅好宾朋。
念及天公雨露恩,
不忍折枝插玉瓶。

空白

□杨贵芳

有些
只停留在过去
过去
不会知道未来
看不见也许就不会想起
怀念不属于这时空
忽然间
只剩白茫茫的碎片
想着自己会在某一处徘徊
因为很简单
从来都不会把事情复杂
接近完美的那一部分
还会用语言和文字
惦念时间
欣然于平淡无波澜

绿化小记

□马走日

白蜡梧桐映青松,
瓜子红叶盖黄杨;
龙柏连翘守女贞,
桃李樱花压海棠。
金榆金桂金腊梅,
银山杏杏银丁香;
谁言月季忌牡丹,
娇娇茉莉恋苦郎。

母亲的南瓜地

(外一首)

□张春生

南瓜曾经长在庭院里
享受着暖阳的抚慰
它们橘红的肤色
好像涂抹了防晒霜
乖巧地生长,像个婴儿
吮吸老藤最后的乳汁
在母亲的眼里
我就是这个南瓜

我们的亲人

村庄很小
容不下一场小雨
我家的院子更小
只容下两三处小水汪
雨水折射着父亲的皱纹
承载着祖父的胡须
故事应该这么讲下去
祖国的基石
在一辈又一辈亲人手上
闪闪发光